

末代皇帝溥仪在苏联之四：寻找溥仪的财宝

溥仪所住的布里斯宁别墅共分三层。

其中一层主要是苏方人员提供服务的办公室和厨房等设施，有一个可供会客用的大厅，以及几个本来是客房的房间——这位末代皇帝居住于此期间，这里住的是伪满的大臣和溥仪的侍从们。据苏方人员观察，他们中有些人此时已经不太把皇帝放在眼里了。

二层则有对称布局的房间，承担卧室的功能，溥仪和他的几位皇族成员住在这里，每个人有独立的房间，屋里铺有地毯，还有带抽水马桶的卫生间——虽然作为普通人我认为这已经是近乎五星级的待遇，但想到溥仪鞋带都不会系的现实，他一个人住这样的房间，上厕所不会遇到困难呢？这个，可就无从查考了。

从二层有这样一道大理石楼梯通向三层。

三层除了一些附属房间外，只有一座凸出的半圆形大厅，采光极好，推测当年是溥仪会见比较上档次客人的内客厅。这里如今成了举行婚礼戴戒指的仪式场地。

站在这座第三层大厅中远眺北方，可以看到层层林荫和树林后的碧澄大江。在布里斯宁别墅，风景最优美的一面是对着黑龙江的，这边二楼楼的楼顶是一个有遮阳篷的晒台，据说溥仪当年常在这里徘徊。

他是思念故乡吗？我问向我介绍此事的工作人员。

这样问的时候，我认为自己是知道答案的。因为溥仪在去东京国际法庭作证的时候，亲眼目睹了日本战犯的下场。为了不回国受审，他苏联期间反复申请长期留在这里，并不

想回去。

但溥仪的那些“臣下”，却不是这样想的，以伪满政府总理大臣张景惠为首的一批旧时高官是想回国的（他们在苏联也没有溥仪这样的优待）。因为自己向苏联打报告申请石沉大海，这些人曾经找到溥仪，希望这位皇帝向苏联方面反映自己回国的愿望。由于意见不和，溥仪对他们的要求反映冷淡，虽然勉强向苏联方面转达了他们的请求，但并没有进行积极的推动。

有意思的是，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对张景惠等人要求回国的请求是这样评价的：“他们比我了解国民党的政治内幕，知道国民党那些人对他们的特殊需要，因此相信回去不仅保险，还能捞一把。”“那些伪大臣们却很留心国内的形势。他们把希望放在蒋介石的统治上，他们相信，有美国的帮助，蒋介石是可以打败人民解放军的，所以起初听到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消息，谁也不相信。到后来，事实越来越真，于是他们又发起慌来。”

溥仪说他的这些臣下们是在新中国成立后转变态度的，决定给北京的人民政府发贺电。而我们从苏联档案中找到张景惠等人的申请，内容却不太一样，比如下面这封给毛泽东主席的电报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差不多半年便已经发出了——“我们读到了您于四月一日给傅作义将军的回电，电报中您划清了有罪和无罪的界线，指出了应走的道路，给予我们彻底自新的机会。”“我张景惠和其他人，虽然置身祖国疆土之外，仍不能不为中国的光明未来而兴高采烈。如果容许

我们回到祖国并保留我们的性命，我们发誓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方面，履行自己的公民义务。”

这是伪满大臣们善于见风使舵的表现呢，还是伪满“君臣”之间尔虞我诈的例子呢，可就不清楚了。反正，在溥仪的《我的前半生》里面，这样和他人记载不符的抵牾还有不少，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只能说，一定是档案出了问题——金口玉言，皇上还会胡说吗？

在回国问题上，溥仪是比较坦诚的，他说自己的确是抵触返回中国的（苏方存着他的申请书，这也是没法否认的）。既然如此，他为何还总是眺望黑龙江的方向呢？

根据苏方记载，历史上溥仪被关押在这里的时候，不但经常眺望江边，还经常到江边走动，有一次带了两个随从竟然走出了两公里，最后被苏方人员赶回来了——在西伯利亚这地方倒不怕溥仪逃跑，而是他走到苏联的军事禁区去了。

这里面肯定有蹊跷。果然，那名和我说起此事的服务人员神秘地告诉我——当时哨兵对这件事也觉得好奇，结果他发现溥仪在那里看黑龙江并不是望对岸看，而是往水边一处特定的地方看。

此处地方到底有什么神秘之处呢？

于是苏方人员在溥仪睡觉的时候悄悄派人到那里去探查了一番，结果十分吃惊。在那个位置的水边浅洼处，竟然沉着一只黑色的皮箱，里面装满了珠宝！

原来，溥仪到达苏联的时候，随身携带着一些珍宝（部分



竟然来自于故宫时代)。苏联方面并没有没收这批财物。溥仪一直有幻想，希望将来一旦有机会摆脱囚圈，便利用这批财宝到英美去生活。这应该是溥仪担心随身财宝被苏军突然劫持而去，故此让内侍和亲信将部分不怕水的珍宝暗藏水中吧。

事后，苏方人员将这只黑色皮箱归还了溥仪，并提醒黑龙江水流不定，他这样做很不安全。至于皇上是什么表情，那就不得而知了。

在溥仪的自传中，他提到过苏联官员动员自己把财产捐给苏维埃发展生产，于是把这部分珍宝登记后捐赠出去——溥仪的暗示是他遭到了苏联方面的勒索。苏联方面的勒索肯定是有，包括看守所所长等人都有通过暗示获得宝物的事情，但是另一方面，溥仪当时正在试图获得长期居留苏联的机会，为之无所不用其极。他向苏方看守人员提供部分珍宝，也似乎不是单方面的事情，借此获得更好的待遇，取得良好关系也是这位皇帝需要的。

反正溥仪献出这部分财宝（包括他自己的约值四十多万

卢布，属于其他人员的约值四十多万卢布）后，苏联政府方面似乎有些意外，最后作出的决定是“一九五三年三月九日，苏联外交部部长A维辛斯基、内务部部长C克鲁格洛夫联名给斯大林书面报告，对于内务部三月三日书面报告内容，苏联内务部和外交部认为：恰当的作法应是，将上述在押人员及其贵重物品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处理。并在尔后的部长会议决议中提出，责成苏联外交部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责成内务部进行具体移交工作。”

在溥仪被押送回国的時候，这批财宝大多按照这一决定同时交还中国，但也有少部分或许因为过于精美，苏方没有舍得归还，今天在莫斯科还可以看到它们的展出，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件十分扼腕的事情。

我问当地的工作人员，溥仪当时在这里还藏过别的珠宝吗？她们的回答是据说在很多地方都藏了，至今也没全找出来呢。

看来，这个布里斯宁别墅，还真值得再来一趟。

枪口下救了汪精卫的猛人，却怕一个荒唐女人，更惹出民国一桩惊天冤案

张继是民国时期的著名政治家、国民党元老，出生于民彪悍的河北沧县。此君身材魁伟，胆大包天，颇有燕赵猛士遗风。1935年11月1日，爱国志士孙凤鸣在湖南路大礼堂预谋行刺蒋介石，可行动之际却未能寻得其踪迹，因此坐在第一排的汪精卫便倒了大霉。“枪声霎时响起，现场众高官都吓得屁股尿流，不约而同作鸟兽散，竟跑出诸多笑话。元老张静江见有“刺客”立马滚倒在地，“财神”孔祥熙则使劲往汽车底下钻……危急时刻，却见站在汪精卫身侧一人突然猛扑过去，死命搂住孙凤鸣腰际，这才让坐在后排的张学良来得及跑过去，抬腿踢掉“刺客”手中武器。就这样，两个北方人合力制住“刺客”，总算保下了汪精卫的性命。在民国，张继的胆大包天是极出名的，但他毕生都畏惧一个女人也同样闻名遐迩。

张继连子弹都不怕！又是哪

一个女人能令他畏惧呢？便是他家中的悍妻崔震华。张继早年便投身革命，鉴于当时形势的危险，就只能和还是女友的崔震华鸿雁传书，以炽烈情诗来抚慰彼此的相思之苦。可在1912年二人结婚后，似这样的柔情蜜意却突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家中处处都要崔震华做主。甚至但凡夫妻有所不合，张继便会受些皮肉之苦。有一次，一位好友来家中拜访。由于平素关系颇熟，便未曾通报直奔内堂。岂料这位好友却因此“大开眼界”，只见张继及几个儿女都围跪在悍妻面前，而崔震华却手持鞭子，不停痛打张继皮肉。好友见状急忙劝解，可已被打得呲牙咧嘴的张继却连忙说道：“请君莫要过问，我夫人是好人，让她打几下就能出气。”

崔震华不但相貌丑陋，而且一对龅牙更是生得“蹊跷”。但她因何能对丈夫肆意欺虐、身高马大的

张继又因何一直逆来顺受，其中缘由实在难以揣测，大概也只能归结于“缘分”吧！悍妻若只是在家中凶悍也就罢了，但崔震华却也是民国官场上的一位显赫人物，对权力看得更是极重。再加上她为人素来偏狭刚愎，更受不得半点委屈。只要稍有悖逆，便会不计是非后果，如不闹个“扬眉吐气”就会誓不罢休。如此强悍刁蛮的女人，对丈夫张继所辖的工作事务自然也会频繁染指。其实就算是在中国古代，皇帝之家还有后宫不能干政的训诫。而当张继悍妻不在其位，却能恣意干扰夫政时，不出意外地便惹出了民国一桩极著名的惊天冤案——故宫盗宝案。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刚接收北平时，便有人建议废除故宫博物院。眼见博物院的招牌就要被人摘掉，院内之人便分别向张继、易培基和李石曾三位国民党元老

求援。听到了求援之音，这三人自然不能漠视。最终，在时任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司法院副院长——张继的慷慨陈词下，故宫博物院的招牌才算保住，仍直属国民政府管理。与此同时，张继、易培基和李石曾三位又被委以故宫博物院常务理事的重任。其中李石曾为理事长，易培基出任院长。三个常务理事却只有两位有实职，而刚保住故宫博物院招牌的张继却意外落了单。这其实是极不寻常之事，其中又有何原因呢？原来，起初议定张继还有个副院长头衔，不料易培基却对此不甚同意。原因很简单，张继自己当不得家，万事只听他强悍太太的支配。

正是由于对崔震华的顾虑，张继最终只在故宫博物院内落了个文献馆馆长的职务。对此，崔震华心中自然无比恼怒，而她向易培基寻茬发火的伏笔也至此埋下。只

不久后，一个促使悍妻“发威”的契机便突然来了。其时，故宫每个馆里的副馆长都是由一位专家担任。文献馆的副馆长是北大著名学者沈兼士，而他的学生刘儒林则也在馆中当馆员。可能刘儒林此君的性格过于僵自刚硬，平素竟与崔震华推荐来的亲信多有隔阂。而矛盾渐深后，那名亲信便到崔震华面前告了一状。“馆长的人却被副馆长的人欺负，我应该解雇他！”崔震华一向霸道惯了，闻知此事便立马炸了。而张继畏妻如虎，自然依悍妻心意马上照办，于是一封私信便已发到故宫博物院秘书长李宗侗（李石曾侄子、易培基女婿）那里。李宗侗看来来信感到极是为难，怎能因女人一言便轻率打碎别人饭碗？可张继的面子却不能不给，于是便来了个软处理，把刘儒林调往别处部门继续工作。（未完待续）